

## 宣教随笔

---

### 宣教随笔 29：全球化与宣教 (七)

叶大铭

本期开始探讨全球化与宗教。宣教中宗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全球化带来宗教什么影响？世俗化是否全球的现象？如果这样，宗教是否渐渐消失？如果不是，宗教仍然存在甚至复兴有什么原因？不同宗教的共存带来什么后果？这些都是重要问题，但也是很复杂的问题，在这几期只可以简单的论述。

通常讨论全球化与宗教时候，就会从世俗化开始。但是其实全球化与世俗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只不过现代全球化开始时最大的推动力来自西方，当时西方是处于现代化时期，所以将现代化带至全球。世俗化就是现代化的一个产品，所以也藉着全球化传至全球。并且世俗化并没有带来宗教消失。因此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开始探讨全球化与宗教，然后才论到世俗化。在这期我会从布迪厄 (Bourdieu) 的场域论和罗拔臣 (Robertson) 的场域论来探讨。

#### 全球化与宗教场域

皮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是法国知名的社会人类学者。场域 (field) 是他的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场域是一个网络，一个社会行动者 (social agent) 或制度参与的社会空间。在这场域内参与者用不同手段、竞争来争取资本 (capital)、地位、价值等东西，因此形成有些参与者享有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他们会凭着权力来限制其他参与者争取资本、地位、价值等东西。<sup>1</sup>就好像象棋棋盘，有一些棋子比其他棋子更有权力和更重要。因此场域有两种含意。第一，场域是权力的场域。第二，在场域里有不同等级和不同权力，参与者的关系是掌权、服从或平等。<sup>2</sup>

场域的边界线不一定是清晰的，在乎参与者的权力较量的后果，可以扩大或减少。所以场域是斗争的场域。<sup>3</sup>

有很多不同的场域，例如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宗教场域等。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架构，但是所有场域都是权力的场域，有高级和低级，有掌权的和服从的，有斗争争取资本地位等。<sup>4</sup>

因为场域是权力的场域，所以政治场域是最重要。而在现代社会里国家制度就是最重要的政治场域的参与者。<sup>5</sup>从这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带来的转变。全球化没有令全球取代国家，但是削弱了国家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不单要考虑国家性的场域，也要考虑全球性的场域。<sup>6</sup>

在宗教场域里，既存宗教制度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导地位和资本，就排斥压迫新来的宗教。有很多排斥的手段，从意识形态方面标榜新来宗教是迷信、异教或邪教，或是妖魔化为魔术妖术。<sup>7</sup>例如基督教传来中国时，被士大夫标榜为洋教，不是中国人的宗教，藉此阻挡国人信主。在日本也是一样，基督教是被标榜为西方宗教，不配合日本人的和魂，引致只有少数日本人信主。排斥手段甚至包括与政权携手压迫新来宗教。例如中国政府列一些不被承认的宗教（包括一些基督教教会）为邪教，因而排斥与打压。

我们可以按着以上的概念来看全球化与宗教的关系。宗教的全球化带来全球的宗教场域。全球化对宗教的影响是复杂模糊的，以下几点说明：

### **1. 全球的宗教场域**

如果一个宗教成为全球化的宗教，这宗教在全球的宗教影响力会影响国家的宗教场域，冲击国家的既存宗教，这些宗教便要采取适应的方法。<sup>8</sup>后果包括宗教复兴，或原教旨主义兴起，或国家宗教成为全球化（例如日本的佛教、日莲教、创价学会等），后期会更详细讨论这一点。这影响也改变国人对这宗教的接受程度。这可以是好或是坏的，如果带来好印象，便更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是坏印象，便更难接受。

### **2. 全球化带来的宗教机会**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影响力，但是并不是说普世的人都容易接受新来宗教，包括基督教。不过如果某个宗教因为在国家的宗教场域里受到拦阻排斥，当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影响，拦阻力会相对减弱，使更多人接受这宗教。例如那些因全球化成为跨国人 (transnational) 可能更容易成为基督徒。<sup>9</sup>有很多人在原生国家里不会接受基督教，但是移居西方或去西方留学时便成为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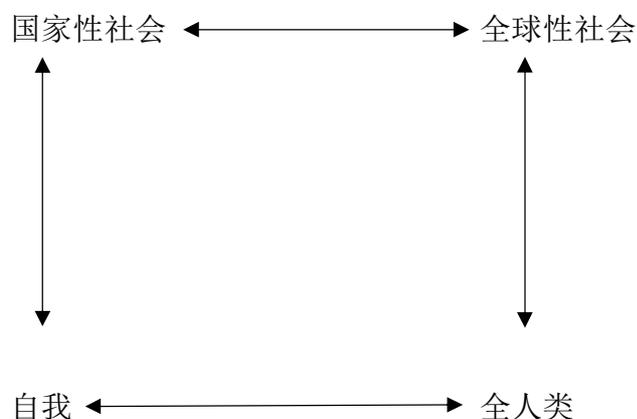
### 3. 全球的宗教场域和国家的宗教场域的互动

在全球的宗教场域里，某宗教为了适应而改变信仰和制度。这些改变可能带来这宗教在某国家里的冲击。另一方面，这宗教在某国家的情况也可以带来这宗教在全球的宗教场域里的冲击。有关这方面，可以藉着罗拔臣 (Robertson)的场域论来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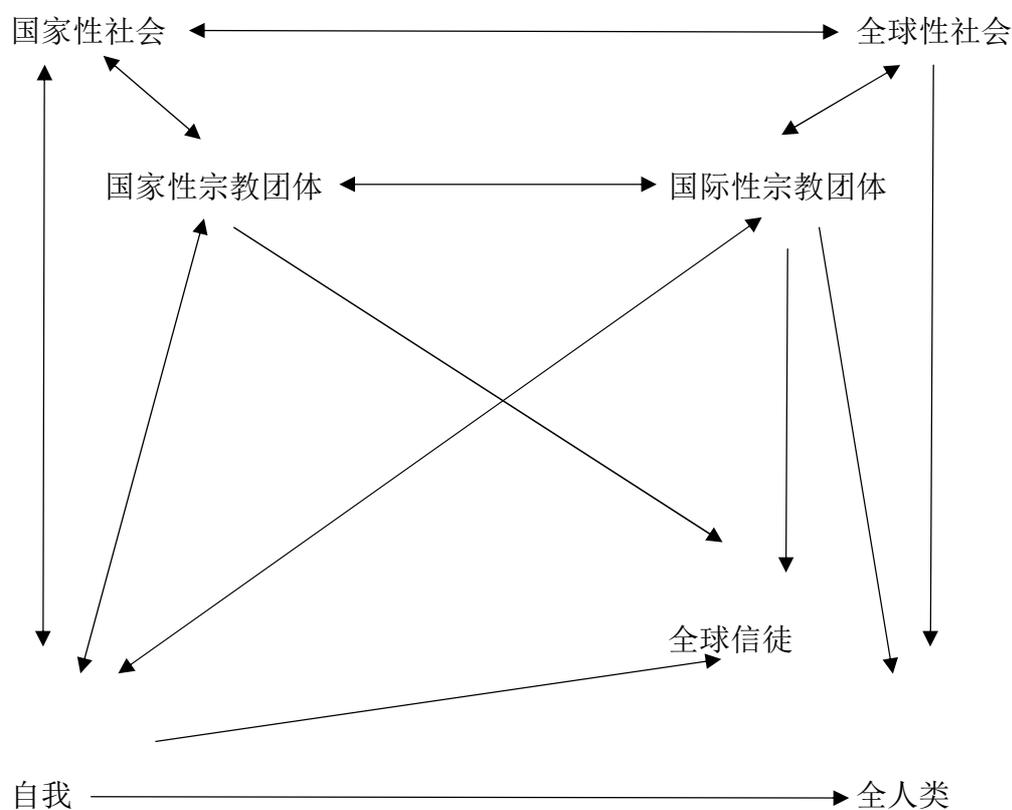
#### 全球化与宗教的互动

罗拔臣 (Robertson)的场域论不如布迪厄的场域论，不是用来作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而是用来说明在全球化下自我与全人类、国家和全球的关系。

在这关系中，全球的社会（组织）和全人类对自己越来越重要。例如个人的身份不单在乎与国家的关系，也在乎与全人类和全球的社会的关系，有很多人受全球的流行思潮和生活方式影响，并且以跨国公民作为自我身份。另一方面，国家的社会也与全球的社会互动，在身份上和运作上接受全球社会的影响。<sup>10</sup>



这些关系也适用于宗教。华尔堡 (Warburg) 根据罗拔臣的场域模式提出双层式全球场域模式 (the dual global field model)。第一个全球场域是自我 – 全人类 – 国家性社会 – 全球性社会，第二个是自我 – 全球信徒 – 国家性宗教团体 – 国际性宗教团体。这两个场域都与自我有互动关系。很多宗教有国家性社会和国际性社会，信徒不单认为自己是国民，也认为是属于普世信徒群体。在某情形下他们的思想行为像国家公民，但在另一情形下他们的思想行为却像全球公民一样。下图就表示这个模式：<sup>11</sup>



在现代全球化之前，自我通常不会与全人类和全球性社会互动，因为国家代表了自我。但是现代全球化的后果就是个人自我可以直接与全人类（藉着不同媒体）和全球社会互动。

这个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全球化与宗教的关系。一个好例子就是基督教的圣公会。圣公会源自英国，从罗马天主教脱离出来成为英国的国教，所以原来纯属英国的宗教。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海外宣教，今天全球都有圣公会，并且大部分的信徒是在主要世界，特别在非洲。近年英国圣公会考虑接受同性恋者为会友，并且按立同性恋者为圣职人员。但是非洲的圣公会非常反对，因为他们的信徒人数占全球圣公会的大部分，所以在全球圣公会会议里否决了英国圣公会的提议。这个国家性宗教团体与国际性宗教团体的互动，影响了全球信徒和自我（个别会友），也带给国家和全人类不同影响。在道德自由化的西方国家，可能很多人不认同，但是在保守的主要世界，这却是被欢迎的决定。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六十三期 Vol 6, No 1 (January 2021)

---

<sup>1</sup> P. Bourdieu, &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ct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97.

<sup>2</sup> Richard Jenkins, *Pierre Bourdieu* (London: Routledge, 2002), 85.

<sup>3</sup> 同上。

<sup>4</sup> 同上 86 页。

<sup>5</sup> Lene van der Aa Kühle, “Globalization, Bourdieu and New Religions,” in A. W. Geertz, and M. Warburg, ed. *New Religions and Globalization: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8), 98.

<sup>6</sup> 同上 99 页。

<sup>7</sup> Pierre Bourdieu,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Religious Field,”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3 (1991):12, 26.

<sup>8</sup> Lene van der Aa Kühle, “Globalization, Bourdieu and New Religions,” in A. W. Geertz, and M. Warburg, ed. *New Religions and Globalization: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5.

<sup>9</sup> 同上 106 页。

<sup>10</sup> 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27.

<sup>11</sup> Margit Warburg, “Religion and Globalisation, or Globalisation and Religion?” in A. W. Geertz, and M. Warburg, ed. *New Religions and Globalization: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8), 51.